

玄覽堂叢書

第一二〇冊

文豐堂藏書

馘闖小史卷四

賈小岳仗義談兵

謝青墩抒忠用武

居延城外獵天驕。一點渝塵九土搖。可使禦

戎無上業。所嗟流品悞清朝。幾時睿算殲張
角。有虞思民載魏翼。見說聖君龍側席。漢家

將待霍嫫姚

集唐

偶有五州道人見其書曰有此才而不登科第試
官之不明心顧謂友人曰難矣哉文章之與經濟

不能兼而脩之一人也聞此兄匡社名士今觀此
書長篇濶論具見留心世道但多牢騷不平之感
想亦用世之念太濃故豪華英銳之氣不覺溢于
言表耳今既以書上錢牧老吾當代作回書以答
之遂命家僮取筆視代擬一書傳揚以示諸友其
書曰

通家侍生錢謙益頓首拜上

大參謀仲震老先生幕府不佞與先生平昔雖
無面今日有神交矣且四海之內皆兄弟三輔

之郡同襟帶乎茲因國嚙于流寇者十有餘年積
非一日豈為今朝之患哉敢因先生借箸而詳述
之寇賊始以秦邊潰卒糾合飢民後積漸渡河汾
盤豫楚中都奄入乃復鴟張獸竄依山為窟閭已
蜀屠襄雒中原千里盡為丘墟諸臣養賊自重遂
使滋蔓日深且衆而逋誅亡命之徒又竄入同為
馳掠鄉導即東虜亦伺寇釁以內訌當局益紛亂
傍徨應接不暇偵帥以尺籍為外府兜鑿以蜩縮
為祕傳石馬衆人徒解揚旗而呼庚癸銅山金穴

只輸賄賂以媚安津居恒爲燕雀之處堂有急爲
八公之風鶴故盱衡時事者畧疏陳一二于
先帝命辨寇元臣展殲寇寬限籌蹙寇勇兵加勦
寇新餉俾爾樞輔爲裴中立平淮蔡之役乃致迅
掃愆期襄雒淪隈繼之者愈齷齪無爲規畫未聞
敗衄屢見舊樞出縲絏而赴義悍帥擁旄鉞而坐
觀至汴梁圍困而捧尚方握重兵者逡巡不敢通
其敵寇賊愈肆無忌復趨舒霍鳳泗鍾阜赤虢
震蕩今歲三月又陷晉陽攻榆林破宣府殺撫臣

旋入居庸震陵寢指金闕以長鑿向王城而蹶張
勤王曾不解其搯吭而將相皆屈體于犬羊矣
先帝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載下車以黜喪拚
桐棺而藁葬黍離清廟麥秀空廡不佞憤傷弔痛
愧不能灰身以謝天下尚竄在草野以苟活思望
天下有忠臣義士能興復仇之師以滅大憝而報
國恩者奈人皆習于偷安竟無能以仇虜為念如
幕下所云百姓男女有如醉夢與之言殺賊勦寇
茫然不知何語戴進賢冠橫黃金帶所勅所職身

外之物益不復記憶與之言殺賊勦寇亦嚙然
呆目張口如啞夫之以口舌日欲言而喑喑不能
發也可爲宛肖又如幕下云諸臣有醜顏一室耽
說杞憂期起身定鼎爲奇勲備員佐命爲大望希
誇江左夷吾妄比東山安石欲以今日之事爲榮祿
先帝之死爲功名斯言可爲熱中痛切時弊矣不
佞因思竇緯尚恤宗周可以人無忠義遂不度德
量力思毀家殉國扞難急公猶冀內外有勤王之
師與我同心戮力奉辭伐叛露檄以告于四方幸

有同翰院長金先生節義文章表。人自同予奮
志倡義。此真能誠于禮義之勇。而幕下拈一誠字
相勉。足爲喜尚。但媿樗材不稱。不能大造中興。然
巡遠之死。未敢心乎唐室之再興。李姜之死。未敢
料乎宋室之不復也。忠臣爲國。惟盡此心而已。成
敗利鈍。雖諸葛武侯亦不計也。幕下又復以王導
望人。臣言何容易。東晉之興。王導之功。居多。擅美
江左。彪炳史冊。無論功名難並。卽其輔相三世。倉
無儲穀。衣不重帛。簡素寡欲。孰有及哉。而今聖

上遠過瑯琊王輔弼諸臣亦不讓茂弘諸君子惟
其志復神州為酒新亭之淚則不佞所願竊比者
也又諭效溫嶠畢力赴難伏羲討賊移告征鎮洒
泣登舟固吾素心然當時幸有王道在朝密令張
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而會稽王舒使庾
冰將兵西渡浙江吳興太守盧潭吳國內史蔡謨
義興太守顧豪等皆應之更有婦人女子如盧潭
母亦欲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今光岳氣
分士無全節而士大夫每多巾幗氣安能如潭母

之女中大夫哉。復得却鑿帥衆渡江。陶侃分餉佐軍。始能石頭序績。今秉樞無運。愷之籌督撫難駕。取之策。各將帥自期樹功。建業未必聽其徵調。各郡邑額餉。供億未必同舟共濟。欲其戰守具足。呼應必靈。未知可得否。其輕車突騎。火器樓船。勁弩長鎗。堅甲利刃。材官驍御。又當議備者。而衆軍之給衣給糈。安家途。犒與夫隊伍長營壘法。七牧所更。有意外隄防。或叅遊縱軍。剽剝脫巾露刃等事。此又責在專閫之帥。更望秉鉞之才也。今天下不

可以一人運。必恃有羣力之多。助人才不可以議
論求。必將有實見之事功。側聞尊甫先生。內膺司
馬。裕羽翼之才。外鎮與臺臺藉爪牙之器。趨庭教子
盡爲玉樹芝蘭。內舉得人。能抒學問。經濟幕下青
年。宵秀才上庠。服閑庭訓。得其要領。有如謝家阿
玄。可受大事者。不佞願具玄纁蒲輪。聘幕下。以作
師中之長子。衍經綸之大才。樹忠義之奇畫。如素
輿葛巾。白衣山人。佐興漢唐之業。銘鍾鼎而勒旂
常。豈非千古之大丈夫哉。幸勿曰吾固如琴張輩。

之所謂狂者其志嚶然而行不掩焉者也。雖然
天下固有空言當實事。匹夫可以懾王公，但問名
義之是非，不爭勢力之強弱，而天下之叛逆姦雄
亦有不畏甲兵百萬而畏匹夫，可以懾主公，但問
片言，後世亦孤傳匹夫之言，而不重權力之事。若
魯仲連聊城一書，使秦氣奪而弗帝，今幕下兩檄
與哭降文，可以歆動人心，寒闖賊并降奴之膽，並
魯仲連垂不朽矣。嗚呼！尹遂昌曰：中華之主，天所
立也，其休戚興亡，與天地相為流通，自古叛臣賊

子敢犯闕庭逼乘輿而危害之者非惟得罪于中國亦且違逆天帝矣。天醜其行必假手真人應運而起屠其族戮其屍然其巢穴絕其子孫天道昭報施不爽君其俟之。君觀晉史如劉裕石勒西人爲篡晉英雄天使異姓奪裕嗣而忌殺劉氏諸子十五六人而早絕石閔殺石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嗚呼可爲殷鑒矣。不佞因先生賜書遂感慨泣數行下爲鏤荆筆以銘心當面焉。伏惟先生惠然肯來有以教我而左提右挈則謙益不勝骨而

肉矣臨楮曷勝感激顯望之至諸友見之不知其
書從何而至諒是同志所作亦不以為異皆曰胡
為乎來哉
再說北直隸山陝一路各府州
縣俱有新選偽官來到任

暴虐地方百姓奉承過往賊兵其偽官初至止一
二人跟隨破巾敝衣絕不成觀即有撥兵跟來者
亦皆疲弱不堪拒殺極易而各處誤信不擾偽官
一到地方官先讓出衙門聽其到任無恥鄉紳預
先斂銀往前迎接百姓亦安意順從自謂無事矣

不知偽官初到任尚與地方官杯酒往來交取冊籍一兩日後地方官肯降者羈縻聽候願去者止許單身脫走其妻子宦囊悉烏有矣凡鄉官士夫按名拏到盡置獄中招千拷萬即有乞哀者反爲所笑侮仍行虐拷或遁入窮山空谷者株連親戚搜索不獲不止孝廉與庠生按籍喚考數百之中考取不過數人卽押送闖賊處補官其不取者卽革退有家者與富戶一同剝取無家者與貧民一體力役富戶先有開報之單據云十取其三其實

家千金者必開萬餘家萬金者必開數十萬傾家
所有不滿其數者立限追比性命與身家同盡貧
下之家又有力役之苦婦人專用拆城至期不完
者卽斬首男子養馬運水挑載興造無一得免偽
官初來多不過四五人旬日之後陸續而來亦不
過百人百姓俯首聽其戮辱凡有違逆卽聲言大
兵將到滿城皆屠百姓愈惶不安四月二十日
閩將董孝禮領兵三千過德州恣行殺掠其偽知
州亦是新任書生賊兵過勒索婦女供應偽官狗